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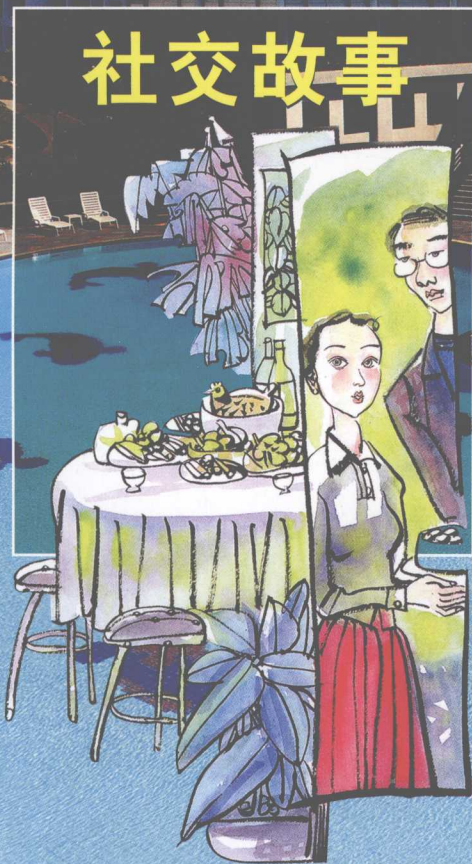
故事会

®

STORIES



社交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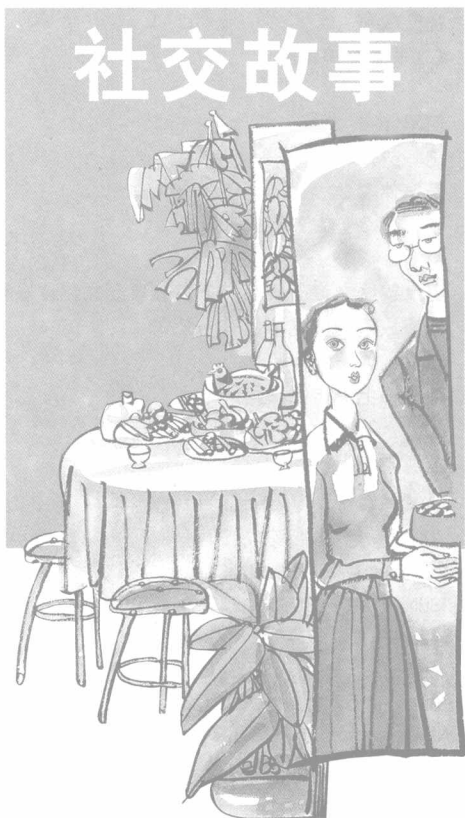
®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社交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交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8.3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80685-962-9

I. 社...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19737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社交故事

编 者: 《故事会》编辑部

出 品 人: 何承伟

责任编辑: 鲍 放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21-54667902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978-7-80685-962-9/G.082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4511821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152) www.storychina.cn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 (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 (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仗义执言

工棚泪	2
悲哀的回报	7
特别的爱	11
戏外情	15

乐善好义

珍贵的施舍	25
骑在你的脖子上	28
漂泊路上	31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34

贵在沟通

10年的心债	40
打气	43
猫腻	48
楼上楼下	51
邻居送来排骨汤	55
妹子是个爽快人	61

邻里互让

麦草事件	69
公用部位	74
乡邻乡亲	78
邻居的秤	83
为争一口气	86
烟蒂之波	90
真是欺负人	93

友情至上

师兄师弟	98
天然居来客	103
高手	110
人生重晚情	113
掌心娃娃	116
同是天涯沦落人	121
中国结	127
沉默的交易	130

知过能改

王麻子	135
绝顶功夫	141
上海男人	144
欠你一笔中介费	148

仗义执言

不能同镀金的邪恶和睦相处！做人应该正直，而且有帮助他人的义务，有时候甚至应该连自身都不顾惜。



工棚泪



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工地上白茫茫一片，没法施工，工程只好停了下来。对民工们来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休息的日子。

工棚里，大胡子美美地伸了个懒腰，这才从被窝里钻出来，顺手点起一支烟。

这时，突然从邻近工棚传来一阵凄厉的叫声，那里是包工头的办公室。大胡子支起耳朵问道：“谁在叫？出了什么事？”

隔壁铺位上，外号叫“唐老鸭”的民工神情捉摸不定地笑着，他朝大胡子对面的铺位一努嘴，示意说：“嘿，这小子倒了血霉哩……”

此刻，大胡子对面那个铺位正空着，睡这个铺位的民工，名字叫李长富。

大胡子赶紧问：“怎么回事？”

唐老鸭不紧不慢地说：“这小子牌桌上输狠了，想歪道道呢。包工头让他进城买菜，这小子倒好，半道上偷人家承包菜地里的菜。诳那几个菜钱能顶屁用啊？真是傻到家了，这大雪天里，车辙印直直地把人家菜主引了来。你想，这号事头儿能容得？”

真想不到！大胡子长叹一声：“唉——长富也实在浑，都四十岁的人了，怎么干起这号事来……”

“输红了眼哩！”唐老鸭淡淡地说着，“他老家是个什么地方，年过四十还没得个媳妇！他出门干活，为的就是能挣钱回家娶媳妇，赌钱不也为这？可赌惨啦，能不发急……”

唐老鸭刚说到这里，只听“妈呀——”又是一声惨叫，大胡子从床上一跃而起，立刻冲了出去。大伙儿一看，纷纷跟上。

刚冲到那里，大胡子就愣住了，只见李长富被反剪着双手吊在那里，包工头手里握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竹条，正对他又打又骂。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家伙！”包工头手里的竹条“啪”一下抽了上去。

“哎唷……”李长富身子扭动了一下。

“你坏了我工程队的名声，你这个狗日的东西！”“啪”又是一下。

“妈噯，哇——”李长富大概痛得实在受不了了，索性又哭又嚎地大叫起来，那声音在静寂的工地上空萦绕，久久不见散去。

这一下，那个承包菜地的菜主受不了了，他怕弄出人命来，怯怯地走近包工头，拽住他的胳膊求情道：“算了算了，教训教训就是了，来不得真格，也莫要伤了弟兄们的和气。唉，也就这些菜，如今承包着，也丢不了几个钱的……”

“一边去！”包工头朝他吼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包工队自有包工队的规矩，一边闪开去！”他边说边随手一推，那菜主没

防着，趑趄了几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搞了一身的雪。

门外有人讥讽道：“这会儿你充什么善人，不就几个菜钱嘛，还闹到咱们这来干吗……”

大胡子震惊了，把烟头狠狠朝地上一扔，冲进门去，对包工头说：“适可而止吧，闹出人命来事情就不好收场了。”

“你说什么？”包工头扔下竹条，凶狠狠地盯着大胡子。

“不要再打了，要打出人命来的。”大胡子不知哪来的勇气，迎着包工头，一步也不后退。

“你小子，真是活腻了！”包工头鼻子里“哼”了一声，“你也不想想，你在我这儿才干了几天，也敢管我的闲事，你不怕我解雇你？真是吃饱了撑的！”包工头说完，重重地朝地上唾了一口。

大胡子并不理会，一字一顿地对他说：“我只不过是主持公道而已，民工也是人嘛！”

“那好，这话是你说的。”包工头那双充满寒气的眸子转了转，逼着大胡子道，“你小子有种，那你说该怎么处置？”

大胡子不由得一怔，他只不过是出于仗义，怎么处置他倒是没考虑过。

不过，他很快便理出个一二三来，振振有词地说：“念长富是初犯，第一，叫他退出全部非法所得的菜款；第二，向菜主道歉，并且在工程队里作深刻检讨；第三，罚他半个月工资，同时也给大家一次教育……”

大胡子话未说完，谁知李长富却突然大叫起来：“不，不能啊，工头，罚款罚不得啊！愿打，我愿挨打！头儿，你使劲打吧，钱万万罚不得啊……”

一时，大胡子愣住了，在场的人大家面面相觑，全给惊呆了。包工头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小子够种，哈哈……”

大胡子忽然觉得自己就像是受到了侮辱和愚弄，真是傻得可恨，空掷了一腔路见不平的侠义心肠。他被深深地激怒了，如

牯牛一般向李长富冲去，愤怒地叫骂道：“毛驴子，活该挨打！打……”他狠狠一跺脚，转身冲出棚子。

只听包工头仍在大笑，而且笑得更凶：“贱货，算我服了他了，给这龟儿子松绑……”

工地上立刻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不一会儿，李长富回来了，他有气无力地拖着沉重的双腿，苍白的脸庞挂着血印。他瞅着床铺上的大胡子，忽然双膝一屈跪了下来：“谢谢大哥的搭救之恩。”

大胡子不由得一惊，唐老鸭也呆住了。为什么？他李长富这一谢一跪，连自己的年龄都不顾了，大胡子要整整小他十岁哪！

李长富跪在那里，说：“兄弟有罪，大哥你好仗义！往后有用得着兄弟的时候，大哥只管吩咐就是了……”

大胡子回过神来，一股怒火又冒了上来，硬邦邦地说：“起来，起来，少来这一套，你他妈的实在不是个东西！老子替你抱不平，你却贱得可以哩……”

李长富苦着脸分辩道：“大哥呀，我可实在是罚不起！几千元的钱全……全输完了，还落了债呢……”

“输了几千元？”大胡子不听还好，一听这话，火冒三丈：“你实在不是个东西，混账！你不是人！”

李长富连连点着头，痛哭流涕：“我不是个东西，我是混账，我不是人……”他一边说一边捶自己的头。

大胡子见李长富还跪在面前，挥手道：“起来，起来，以后再也不许去赌钱了！”

李长富艰难地支着膝盖站起来，连声应道：“是哩是哩，兄弟听大哥的，兄弟听大哥的。”

大胡子问：“还欠下多少钱？”

李长富吞吞吐吐道：“还欠……欠三百多元呢……”

“三百多少?”

“三百六……”

“混账!”大胡子骂着,“刷”松开裤带,把手伸进内裤袋里。忽然,他一眼瞥见唐老鸭那骨碌碌直转的眼睛,便手一指唐老鸭道:“自家兄弟有难,众人帮一把。你掏一百!”

唐老鸭脸色突变,小眼睛瞪大了:“我……我哪来的钱啊?”

“掏!”大胡子的口气不容置疑,“算老子借你的还不成吗?嗯?”

没办法,唐老鸭只好抖抖索索地把手伸进内衣口袋,苦着脸哀求道:“好大哥,我家里老娘有病,娃儿还小。大哥,你是知道的……我这里也就百来块钱,总得让我留几个……”

“那好,”大胡子挺爽快,“我这里正好三百元,你拿六十元出来!”

唐老鸭掏出钱,老大不情愿地递给了大胡子。

大胡子将三百六十元钱一并交给李长富,警告说:“听着,要是再敢去赌钱,老子废了你!”

李长富连声称是,又要跪下来。

大胡子脚一跺:“不要跪,没出息的东西,还不快去还了你的赌债!”边说边硬把他推出工棚。

唐老鸭朝他背影瞪了一眼:“你小子还真走运,挨一顿打就挣下三百六十块钱,有这号美事,老子一天挨两回也干……”

话是这么说,可工棚里的人,眼眶都湿了!

(雷泽建)

(题图:魏忠善)

悲哀的回报



韩东是一家公司的卡车司机，这天中午他没出车，正在家里陪几个朋友吃饭，忽听有人敲门。他打开门，见是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汉子，那汉子盯着他上下打量着，突然“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

韩东莫名其妙地吓了一跳：“你、你这是——”

汉子抹着眼泪说：“我总算找到你了，救命恩人哪！”

原来那是半个多月前的一天晚上，这汉子因心脏病突然发作，倒在一条四下无人的偏僻路旁，刚巧韩东出车经过，眼见汉子昏迷不醒十分危险，就赶紧将他抱进驾驶室，然后掉转车头直奔市人民医院。幸好汉子口袋里有一千多元钱，还有一个笔记本儿，韩东一面帮着办好入院手续，一面又根据笔记本上的电话

号码通知了汉子家属。因为那趟车很急，他把这些安排妥当后便走了。经过一番抢救，那汉子终于转危为安，事后医生告诉汉子说，当时他的心脏已经停跳，假如再晚来五分钟，这条性命就没指望了。

汉子名叫刘照锅，是个本分憨实的乡下人。病愈出院后，他四处打听救命恩人的下落，最后还是根据医院当晚记下的车牌号码，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到韩东的单位，打听到韩东的姓名和家庭住址。

说实在话，要不是这会儿被提起来，韩东已快把这件事给忘了。他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去部队当兵那阵就因为救人立过功，复员到单位里也是个老先进，开了十几年的车，没早没晚地在外面跑，像这类事情早就习以为常了。不过现在人家既然谢上门来了，韩东还是赶紧将他让进了屋里。

刘照锅进屋后二话没说，恭恭敬敬地从包里捧出两条极品云烟：“韩师傅，这点小意思，报答不了你的救命大恩，请收下吧。”

韩东觉得怪别扭，说啥也不肯收，僵持半天，倒是几个朋友打圆场先替他接了下来。

大老远的可不能让人家饿肚子，韩东不由分说将刘照锅拉到桌上，添酒夹菜招呼他一块儿吃了饭。饭后，几个朋友陪着喝茶闲聊，顺手拿过那两条极品云烟仔细打量，忽然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地愣住了：“哎呀，这烟……”

刘照锅觉得不对劲，忙拆开那精美的包装盒，一看，顿时尴尬得满面通红，恨不能有个地洞钻进去：他花九百多元买来的那两条极品云烟，里面装的竟然是当地产的茅山烟。他被奸商蒙了，这种烟在市面上两条只值 23 元钱！

韩东本是个开通豁达的人，见此情景，反倒哈哈笑着安慰了刘照锅一番，临走时，又一直将他送到了大门外，说：“人活世上

谁会没个难处？我韩东从来就是做好事不图报答，你可千万别再往心里去了。”

可刘照锅却觉得这事没完，硬是被一种欠债的滋味憋得格外难受。

几天后，刘照锅又一次找到韩东家里。这回，他干脆啥都没买，而是拿出了用红纸包好的1000元钱。

韩东这阵已经知道刘照锅家里并不宽裕，为养螃蟹正欠着一大笔债务，自然是无论如何不肯收。憋直的刘照锅没法子，将钱往桌上一丢，拔腿就要走。

这下韩东可受不了，脸红脖子粗地吼道：“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你把我韩东当什么人了？是跟我做买卖啦？”他将钱朝刘照锅面前一扔：“拿回去！我要出车了。”说罢“通”一声带上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刘照锅被晾在一旁，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这事在刘照锅住的村子里传开后，一下子就成了热门话题。有人对他说：“‘受人一尺，回敬一丈’，自古以来是不成文的规矩，这事说啥也得摆平，不然你就欠人家一辈子呀。”还有人对他说道：“做了好事却不要回报，如今哪还有那么多傻人？哼，别是你自己心不诚吧？”打那，刘照锅更是为此坐卧不安，平添了一块心病。

转眼就是菊黄蟹肥的秋天，刘照锅家养殖的几亩螃蟹快要上市了。想着韩东的救命大恩至今还没报答上，他忽然大腿一拍有了主意。

这天下午，刚巧刘照锅打听到韩东要送货到镇上的一家厂里，便赶紧挑最大的螃蟹捞了几十只，装进网兜里，去镇上找韩东。一路上，他心里念叨着：韩东啊韩东，我刘照锅可是真心实意要回报你，这螃蟹也是自己亲手养的，这一回，总该没啥说的吧？

刘照锅赶到镇上，很快就从路边停着的好几辆车中找着了韩东的车子，可是却不见韩东的人影儿，打听了旁边好几个人，也都不知道哪去了。他本想四下寻找，又怕自己走后韩东开车离去闹个两不遇，只好在车子旁边守着。

十月的天气虽说有点转凉了，可那当头的太阳还是热辣辣的。刘照锅站在那里左等右等不见韩东过来，他被太阳烤得昏头涨脑直冒汗，看看旁边连个遮阴歇息的树都没有，便索性躺在韩东的车肚子底下打起了瞌睡。

却说韩东刚才停好车子去厂里结账取款，由于会计不在耽搁了好大工夫。等结完账取了货款出来，见天色已经不早，便匆匆跨进驾驶室，打火挂挡开动了车子。偏偏那车轮不偏不倚从刘照锅的身上碾了过去，韩东只觉得车轮一颠，急忙停车下来看，发现车轮下的刘照锅已经血肉模糊，只剩那一大袋螃蟹还在拼命地爬动。

抚着刘照锅的尸体，韩东这才明白一切，他惨痛地哭道：“刘照锅啊刘照锅，你为啥要这样折腾呢？究竟是我韩东错了，还是你的心眼儿太窄呀……”

（叶林生）

（题图：箭 中）



特别的爱

小满和男友热恋了两年，就在结婚的前夕，男友突然失踪了。几天后，他发来一封电子邮件：“我认识了一个美国女孩，阻挡不了她带给我的诱惑，我跟她到了美国。小满，我对不起你，你忘了我吧。”小满懵了，整天以泪洗面，沉浸在痛苦和绝望里。

为了寻求解脱，小满不久就染上了毒瘾，先是抽大麻，后来用针头注射毒品。本用来买房的存折，上面的金额数越来越少，小满的身体也越来越“飘”。

小满不想就这么沉沦下去，她丢下工作，来到戒毒所，两个月的时间里，像是从炼狱里过了一遭。走出戒毒所时，所长语重心长地对小满说：“记住，小满，暂时戒毒并不难，难的是千万不能复吸啊！”